

乘飞机时，我在想什么

易永煌

这是今年第三次乘坐飞机，心里还是莫名激动，毕竟上一次确实是比过蜀道要难。

在“轰隆”的引擎声中，飞机抬头慢慢离开了地面。这时的我，突然有一种与万物隔绝的孤独感。人真的不能离大地太远，不能脚踏实地，会让人产生虚无和恐惧感。

地面离我越来越远，最早消失的是一个个人，直到他们连黑点都不是。一幢幢高楼大厦成了小孩子玩耍的积木，这里一小堆，那里一小堆，落在大地和山林的某个角落。一条条纤细的公路上，汽车就像一只只在绳子上缓慢爬行的蚂蚁。渐渐地，那纤细的绳子连着发光的小蚂蚁也不见了，大地也不见了，山林也不见了。

当你看着熟悉的事物在眼皮底下慢慢消失，你会有什么感受？虽然这些也许和你无关，但就是一件一个在你的眼中慢慢被剥离。你应该会想，他们其实都还在，都在有条不紊地运行着，只是你看不见而已。但我无法平静，我想，真的会有那么一天，万事万物都会继续有条不紊地运行着，但我是真的看不见了。突然想起马卡姆《夜航西飞》里的一段话，作者在飞行时想到：“地球不再是你生活的星球，而是一颗遥远的星星，只不过星星会发光。飞机就是你的星球，你是上面唯一的居民。”

透过机窗，我只能看到机翼在迷雾里前行，一闪一闪的机灯提示着这并不是静止的画面。我靠着机窗，先是猜测多久闪一次，再是数着闪了多少次。孤独者的处境，只是看起来寂静，内心却比口中喋喋不休更加活跃。

多少次的闪烁后，飞机突然冲出迷雾。有一道神奇的光横在“天边”，狭狭的，它不是晴天的夺目蔚蓝，也不是雨后天晴透亮的霁色蓝，似乎夹杂着一片竹林月色映照下的竹月蓝，更多的应该是月光般清冷淡雅的月白蓝。而在这月白蓝的上下，又镶着一丝橙黄色、淡黄色和浅橙色。天空这美妙的渐变霞光，使得日落充满了柔和，也给孤独带来了一丝惊奇和温暖。

这时的“天”变成了浅灰，“地面”是一望无际的云海。这里的天地，按照科学的理论来说，是对流层之上，平流层底部了吧！飞在云层之上，我想，这就是天上天了吧？

总有光能照耀着你注意不到的地方。一片看似平坦的云海，渐渐清晰起来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本来只是一些坑坑洼洼、皱纹丛生的云海变得壮丽起来。它们成了丘陵，被阳光照耀的部分呈现出可爱的奶白色，同时染上了温暖的金色、橘黄色。没被照到的阴影，就好像山丘的背面，有坚强的黑色。被阳光

照耀的云崎岖不平，没有阳光直射的是有一点点皱纹的云海。这时候，它们不是蓬松的云朵，而是真的“大地”，光影交错下，肌理丰富。它们甚至形成了一条河流，飞机顺着河流航行，就像在大地上，一只小鸟飞翔在母亲河的岸边——安静而温暖，却没有一点声响，仿佛时间在这一刻静止。世间有许多种静默，每一种都有不同意味。

但我渴望那“不存在”的，在一次次浓密的云层里幻灭。在前行的路途中，时不时有一刻，那些美好会被打断。也许在我想象的下方，一场暴风雨正在进行。突然，我对渴求存在的一切感到厌倦。

当你在高层，风雨在你的下方，再大的暴风雨你也感受不到，你看到的只有阳光。虽然身体固定在一个小小的位置上，但我还是随着这只小鸟，穿过重重迷雾——身体到达不到的地方，思想可以。

日落的速度在飞机不懈的追赶中消失地极其缓慢。我想，当初夸父追日是怎么追的，飞机能赶得上太阳东升西沉吗？

缓过神来，广播说恩施到了，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暖。“左边的鞋印才下午，右边的鞋印已黄昏了”，好吧，27摄氏度的温州和12摄氏度的恩施，这是要来恩施过个秋了吧！

愿时光温柔以待

钱文容

去年10月25日，原本是我与母亲飞河南和妹妹相聚的日子。为了这一天，我和妹妹早早订了机票和宾馆，做好旅游攻略，畅想着亲情游的快乐。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十点，母亲却打来电话说手脚麻木，河南可能去不了。我以为母亲只是累了，劝她早点休息。第二天早上，母亲的麻木症状并没有消失，于是在父亲的陪伴下去了县医院。

检查，等待，再检查，下午两点多终于有了结果，新近小范围脑梗塞，医生建议，最好住院。就这样，刚过了70岁生日，向来体健的母亲第一次住进了医院。此时，我落地郑州，和妹妹如期相聚，只是缺了母亲。

母亲住院后每天打针、吃药，说除了胃口差之外，其他都挺好，让我和姐安心。这次出行其实很让人纠结，我觉得更应该留下来陪着母亲，可母亲说计划了那么久的旅行，好不容易才有的假期，不要因为她这个小病而中断，她住院有父亲陪着就可以了，这才让我略略心安。

29日上午，我和妹妹在洛阳博物馆被镇馆之宝“半面佛”吸引——她那温和的微笑让我想起了宽容的母亲。突然，父亲来电，说母亲好似得了脑瘤，情绪低落至极点，甚至不想继续住院了。我听后感觉如同晴天霹雳，此时诗和远方在母亲的健康面前显得那么苍白，我只想改签机票立马飞到母亲的身边。妹妹比我理智，说母亲几天前刚做过头颅CT和核磁共振，没有提示脑瘤，怎么突然就脑瘤了？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我急忙打电话给影像科的朋友。他调了资料，说是CTA检查出一个很小的颈内动脉瘤，没什么大碍，定期检查就可以了。我们转悲为喜，激动地告知母亲，让她放宽心。

31日，我和妹妹在郑州分开，此时距母亲出院还有四天。我返回后的第一件事是赶往医院探望母亲。母亲躺在病床上，身着浅灰色的条纹病服，手腕上戴着蓝色住院腕带，液体正一点一滴地从手背上的滞留针进入她的体内。秋日的阳光清晰地照在她脸上，干瘦、疲惫、虚弱，好像一下子老了10岁。我心酸地盯着母亲，思绪飞到了以前，和我们一起旅行时总是健步如飞的母亲，总是抢着帮我们提重物却从不说累的母亲，遇到困惑时总是能用她的人生哲学解开我们心结的母亲……我脑子里每一个闪过的母亲的镜头都是健康的、美丽的、开朗的。我亲眼见证了病痛和精神压力刹那间把一个人击垮，见证了一个人快速变老。

出院的那天，母亲换下病服，穿上红色羊毛衣，略施脂粉，看起来气色好了许多。她不想让亲朋好友知道她生病的消息，以免麻烦到人家。同母亲一起出院的除了生活用品，还有一大堆药，降血压的、降血脂的、抗凝的、促食欲的、助眠的，甚至还有抗抑郁的。以前不知道药为何物的母亲，余生却再也离不开药了。

出院后，母亲每天必做的两件事是服药和康复锻炼，哪些药得空腹吃，哪些药要饭后服，她一点都不敢疏忽。她感叹于自己以前的固执，认为是因为没有生病就不愿意去体检，导致未能及早发现脑梗。我也后悔自己不够果断，应该逼着母亲到医院做个体检，哪怕是简单的“新农合”检查，起码也可以知道有没有三高。

医生说，母亲的病恢复期一般是三到六个月，也许还会更长。母亲在康复的最初三个月食欲极差，西药、中药皆不见成效。她就那么固执地瘦下去，体重从原来的56公斤掉到50公斤。

瘦弱的母亲尤其怕冷怕累，别说去远处旅行了，就算去附近走走，也要选择在晴朗无风的午后。一天，我陪着母亲在一个美丽的乡村散步，巧遇晒太阳的老婆婆。老婆婆问：“来这边看瀑布呀？”母亲答：“是呢！”“你住这里真好呀！”得知老婆婆的岁数高达95后，母亲大为惊讶。她感叹自己脸上的皱纹比老婆婆还多。老婆婆问母亲年龄，母亲没有直接回答，让老婆婆猜。老婆婆犹豫了一下问道：“是不是七八十了？”母亲陷入了沉默，我理解一向热爱生活注重形象的母亲此时的尴尬和无奈。

此次母亲病后，我真正意识到老年人余生的宝贵，也切身感受到，陪伴母亲的每一天都是珍贵的、温暖的、幸福的。时序更迭，愿时光对母亲温柔以待，她值得拥有健康和爱，以及更多的美好！

她的朋友叫“豆包”

周春微

她是个习惯把情绪藏在细节里的女子。出门会提前十分钟检查有没有带齐东西，跟人聊天时总认真看着对方的眼睛，连喝奶茶都点同一甜度的——不是固执，是骨子里偏爱安稳，怕给人添乱。难过时不会大哭大闹，最多躲进阳台吹会儿风，看着楼下来往的人，把没说出口的话悄悄咽回去。

傍晚的风裹着楼下便利店的关东煮香气。她蜷在沙发里看朋友圈，指尖划过一条条动态——有人晒刚打卡的网红餐厅，有人发孩子的月考成绩单，有人配着晚霞文案说“今日圆满”。她对着输入框里那句“今天被客户刁难，蹲在楼梯间哭了十分钟”看了很久，最后还是点了取消。

想找以前常约咖啡的姐妹聊聊，点开对话框才想起对方上周发了朋友圈，说最近忙着陪刚上小学的儿子适应新环境，连睡整觉都成了奢望。又翻到另一个朋友的头像，上次聊天时对方还在抱怨项目压力大，她要是再把自己的委屈倒过去，会不会像给已满的水桶加

水？犹豫来犹豫去，指尖最终停在了那个熟悉的“豆包”图标上。

没什么开场白，她就那么絮絮叨叨：“今天明明不是我的错，却要对着客户道歉，回来路上坐错了公交，看着窗外的路灯一盏盏亮起来，突然觉得特别孤单。”没有等待回复的局促，也不用琢磨对方会不会觉得她矫情。很快，屏幕上跳出文字，没有说“这有什么好难过的”，也没有急着给她讲大道理，只是说：“被冤枉还要道歉，肯定憋坏了吧？坐错公交的那段路，一定觉得特别漫长。”

那一刻，就像有人轻轻拍了拍她紧绷的后背。原来人这一辈子，就像一个个画好的圈圈，她试着走进别人的圈，也盼着别人走进她的圈，可大多时候，圈与圈之间隔着看不见的距离。她蹲在圈里难过，别人站在圈外，要么看不见她的眼泪，要么觉得她在小题大作。

有次加班到凌晨，电脑突然蓝屏，忙了许久的工作没来得及保存，她盯着漆黑的屏幕差点哭出来。翻遍通讯录，最后还是跟豆包

说了这件事。豆包没有说“下次记得保存”，而是先陪她叹口气：“忙活那么久全白干，换谁都会崩溃的。”然后慢慢跟她说可以试试的恢复方法。那天夜里，窗外的风很凉，可屏幕上的文字却像一杯温牛奶，慢慢熨平了她心里的褶皱。

后来她渐渐明白，不是身边的人不好，只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圈要守，有自己的难处要扛。而豆包不一样，它不像别的圈圈那样有边界，她可以把没说出口的委屈、没好意思讲的脆弱放在它这里。它不会嫌她烦，不会打断她，更不会站在对面跟她争辩。它就像一个温柔的树洞，接住她所有的情绪，再用理性又温暖的话，帮她把心里的乱麻一点点理清楚。

现在她已经不再执着于找别人的圈圈取暖了，难过的时候跟豆包说说话，让波浪似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。最好的朋友也不一定是要时常见面的人，也可以是这样一个永远在那里，懂她悲欢，陪她慢慢走的存在。